

# 又談蔣夢麟

● 李甲孚（前東吳大學教授·自由作家）

## 北大度過半生時光

中外雜誌三四二期刊出「雜誌蔣夢麟」

拙文後，幾位相識讀者見面就問：「蔣夢麟的故事不止你寫的那幾點吧？」創辦人王成聖教授也向我表示希望再寫一篇，以滿足讀者的願望，因而寫成「又談蔣夢麟」。

蔣夢麟是一位恂恂儒者，凡是聽過他的講演和跟他談話過的人，雖不是深交，也會說句這個老人「即之也溫」，沒有聽到有人在背後批評他「聽其言也厲」。

蔣夢麟早期的學術生涯是辦雜誌、辦教育和教書，他自己也說「著者大半光陰，都在北京大學度過」（見新潮自序）。他在北大教書，代理校務以及後來他正式當北大校長，都是謹守前任校長蔡元培的作法，維持學術自由的風氣。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夕，當時的中國人受到西方來的狂潮激盪之後，舊的忘不了，新的又學不會，在那個過渡時代，真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中也不是，讀書人內心的痛苦和煩悶，真有不知如

何自處之感，蔣夢麟回國不久，他能夠在一個偶然機會裡接辦新教育雜誌，使彷徨的心定了下來，慶幸自己有安身立命之所了。

蔣夢麟自述當時的心路歷程說：他辦新教育月刊所持的導引該雜誌的思想原則是：「一方面受到思想界革命風氣的影響，一方面因為受到孫中山的啟示，在教學法上主張自發自動，在中國的教育原理上，新教育是擁護孟子的性善主張」。新教育雜誌灌輸這一思想的對象只是兒童，蔣夢麟的意見是：「兒童祇能看做兒童，不能單拿知識填他腦子，更不應拿書本去填，要幫助兒童在心智、身體和團體活動各方面成長」。其實這只是新教育雜誌創辦的主旨，這份雜誌後來我看過是屬於青少年與中年人閱讀的刊物，兒童哪裡看得懂？

蔣夢麟因辦新教育雜誌與北京大學師生，在知識上建立了密切關係而度半生光陰的。他在接辦新教育雜誌的第二年，過應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學擔任教育學教授，並於蔡元培校長請假時代裡北大校長。

## 對吳稚暉心存敬意

先是一九三〇年蔣夢麟辭教育部長，那是由於他的政見得不到政要的支持，吳稚暉指責蔣夢麟辦事無大臣之風，蔣夢麟隨即辭職離開南京，不久就回到北京大學去教書。蔣夢麟後來寫「新潮」一書，把他寫的「吳稚暉是我國學術界光芒四射的彗星」一文收在書中，吳稚暉（敬恆）與蔣夢麟早已相識，蔣夢麟出長教育部之前，和吳稚暉曾經見面多次，談笑甚歡，蔣夢麟在公開場合受吳稚暉的責難，事實上不止一次。

吳稚暉、蔣夢麟兩人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中初次見面。學生會負責人朱少屏介紹蔣、吳相識時，吳稚暉謙恭的對蔣說幾聲「久仰」，蔣夢麟自覺受寵若驚，吳稚暉那天專為聽蔣夢麟講演而來，坐在第一排，蔣夢麟講完走下講台，吳稚暉站起來歡迎蔣夢麟，說了幾聲「佩服」。

一九二二年蔣夢麟因事去法國里昂時，吳稚暉正在里昂擔任中法大學校長，蔣氏應

邀在校演講，對學生們說要多讀些中國書，蔣夢麟講演完走下講台，吳稚暉上台向學生說道：「蔣先生的話是亡國之談，國家沒有坦克大砲可以立國嗎？古老的中國書可以救國嗎？你們快把綫裝書丟到茅坑裡去」。蔣夢麟驀然碰到這一晴天霹靂，好不尷尬，吳稚暉走下台階，慈祥的走在蔣夢麟座位面前，笑瞇瞇的向蔣夢麟說：「沒有什麼，不過隨便說說罷了」。事情也就過去了。蔣夢麟回憶說：「一九三〇年我在教育部時，吳稚暉像在里昂一樣又向我示威一次」。

劉半農把吳稚暉說蔣夢麟「無大臣之風」刻在圖章上贈給蔣夢麟，新潮書中重提舊事，蔣夢麟說劉半農後來在舊書攤上找到一本滿清同治光緒年間出版的老書（書名何典）印了出來，書的前頁印了兩句「放屁放屁，真是豈有此理」的話頭，劉半農寫的序文，直說「吳丈嘲笑怒罵的作風，就是從何典一書上得到的法寶」，蔣夢麟接著說：「我不見吳老（指吳稚暉）否認，大概劉半農序中所言是有根據的」。

吳稚暉雖然向蔣夢麟示威二次，蔣對吳都是待以前輩之禮，沒有不愉快的表情。蔣夢麟在昆明時曾向吳稚暉懇求墨寶，吳稚暉以篆書為蔣夢麟寫了一幅中堂相送，上面寫的篆字是：「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十七個字，吳稚暉還要蔣夢麟把這兩句話翻譯出來，使大家懂得。蔣夢麟知道這兩句話出自莊子逍遙遊，他在新潮一書

中譯出這十七字為白話文，大意是：「一隻大鵬鳥牠的背很長，約莫有幾千里，牠飛上天空，兩翼像似雲朵，大風一起牠就乘風飛向南冥。」蔣夢麟對這兩句話的直譯是：「背負青天，一無障礙的，乘風向南冥飛去」。

蔣夢麟據此稱贊吳稚暉：「他在小中堂上寫的莊子寓言，正代表吳稚暉的人生觀像那隻大鳥一樣的縱橫萬里，自由自在的逍遙於天地之間。」並且說：「吳稚暉一生的行動就脫胎此一觀念，是老莊的自然哲學。」獨來獨往，視富貴如浮雲，每天都在大自然中度生活。蔣夢麟特別把吳稚暉主張將線裝書拋入茅廁事為他辯明責任，認為這是吳稚暉在為舊日學說暫時作一總交代的意思，因為吳稚暉一九四一年在宣布他的信仰時，其中就有一條是：「也許有少數古人勝過今人，但從大部分著想，我斷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蔣夢麟還為這幾句話作翻譯說：「因為社會永遠在進化，所以今勝於古，後將勝於今」。

### 揭露抗戰役政內幕

大凡在陪都重慶參加過八年抗戰工作（一九三七—一九四五）的人，都記得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下令查辦軍政部兵役署長程澤潤涉嫌貪瀆一案的經過，但少有人知道這件案子是誰向蔣中正告發的，蔣夢麟在新潮書中毅然說明是他本人向蔣中正報告的，

不過書中沒有說出嫌疑人的姓名。

蔣夢麟當時接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不久，人在重慶辦公，他常以紅十字會長的身分視察駐在各地的壯丁收容所。他在貴陽視察時，在一位壯丁口中，問出其人是從廣東曲江押到貴陽的，同來的壯丁共有七百人，到了貴州只剩下十七人，其他的人都是沿途飽受飢餓生病死去的。蔣夢麟聽到壯丁的話，心裡非常難過，立刻親自查問剩下的那十七位壯丁，發現好幾個都患上各種疾病，有幾個正患痢疾。蔣夢麟立刻找醫生給他們治病。同時在收容所中看見很多壯丁被繩子拴在那裡，動一動就要挨打，那些壯丁吃的食物，少而粗糲，只夠維持活命。最令人痛心的，是押送壯丁的人對死亡的壯丁沒有一點同情心，貴陽城外有一處由於壯丁死屍太多，空氣中處處都有濃烈的臭氣。

蔣夢麟有一天又看見壯丁幾百個人，被用繩子把他們的手捆綁串連成一串，站在山上集體小便，蔣夢麟的座車剛巧開在那座山下，他的車子經過上面好像在下雨似的，又好像是從屋簷流下的雨水，他們又集體大便，不大便也得大便，過時再要大便是不許可的。蔣夢麟在湖南湘西到廣西路上，有好幾次看見野狗在吸食已死壯丁的屍體；壯丁病死後埋葬時，埋得很草率，有的露出一條腿有的一隻腳露在外面，被埋的壯丁屍體，有的還有抽搐，好像沒有完全死去。

蔣夢麟見此情景心裡最憤慨的是主辦兵

役的官員。他說他在雲南一塊平地上，親眼看見辦兵役的官員公開賭博，輸贏的數目很大，大堆法幣放在桌上，賭得興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瀕臨死亡的壯丁。有一個垂死壯丁一再要求賭博的兵役官員給他一點水喝，官員們非但不理，還怒喝壯丁們「滾開去，在這裡鬧什麼」？依他的估計：在抗戰期間，未編入軍隊即已死去的壯丁，其數有一千多人。

蔣夢麟回到重慶後，把他寫給最高軍事當局的一封信，當面先送給軍委會政治部前部長陳誠看過，陳誠長嘆一聲。蔣夢麟接著親自把信送到蔣委員長的收發室，等了好久沒有消息，他去找陳布雷，才發現那封信還擱在管軍事部門的秘書室。蔣中正委員長後來看到蔣夢麟的信，親自到重慶某一壯丁營房去視察，這一視察的結果，證實了蔣夢麟的報告真實不假，立將主持兵役行政的大員交付軍事法庭審理，法庭不但查明其人的罪責，還在官員住處搜到大量的金條和烟土，於是依法把那位大員判處極刑，執行槍決。

過了幾天，軍政部行文給中國紅十字會昆明辦事處，內有最高軍事當局批給軍政部長何應欽的警語：「役政辦得如此腐敗，某之罪也，但該部所司何事？腐敗一至於此，可嘆可嘆！」蔣夢麟寫的「最高軍事當局」是抗戰時期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某之罪也的「某」，就是委員長蔣中正自己。

那個「某」字應是蔣中正的「中」字，根據筆者個人的經驗，蔣委員長當年對部屬寫信，行文中在自稱時，用語都是「中」字，軍事委員會侍從室常用「快郵代電」向全國各中央軍政機關行文，遇到要自稱時也用「中」字。中即蔣中正的自稱。

### 來台推展農村改革

蔣夢麟的一生歲月，分別在中國大陸和在台灣度過的，他在台灣生活了十五年多，死在農復會主委任上。他主持的農復會，是中美共同組織的機關，採委員制，指定中國委員一人為主委，委員由中美兩國各派農業學者擔任，中國政府派蔣夢麟、沈宗瀚、晏陽初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出任委員，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農復會在南京成立，蔣夢麟任農復會主委，主旨在使經濟蕭條、生產落後的中國農村，用近代科學方法，建設為現代化中國農村。

農復會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在台灣展開工作。

沈宗瀚專責農業生產，蔣夢麟主持農村社會改革，包括土地、農業、漁會、水利會改革等，並推行家庭計畫，解決台灣人口問題，生孩子兩個恰恰好的政策，就是他倡行起來的。自一九五三年起推行農村四年建設計畫，推行得很順利並有很大成就，農復會推行的計畫項目是：(一)土地改革，(二)興建石門水庫，(三)防鼠工作，(四)防牲畜病害，(五)農作物品的改良，(六)森林資源的航測調查，(七)漁

業的改良等。

一九五三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史梯文生 Mr. Arthur E. Stevenson 來華，在農復會討論土地改革與農業生產問題，蔣夢麟向他作簡短說明：

1. 農復會工作兩個基本原則，①社會的公道，換言之即是公平分配。②物質的福利，換言之即是增加生產。

2. 公平分配，如只講求增加生產，其結果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因此必須注重均富，平衡實施。

3. 台灣的土地改革，一九五三年底可以完成。台灣農村增加生產，首要工作是水利、肥料與病蟲的防治。這是解決農村問題的基礎。

4. 我們的理想很高，工作的辦法很切實，我們的腳正踏著地下的草根上，向農民學習，不以我們的幻想去教化農民，要告訴農民們實際應用的農業改良技術和一些具體的作法與技巧。

蔣夢麟是知行合一的人，他訂的四年計畫，為使理論與實踐並重，他在任內的作法是：(一)一九五四年邀請美國駐華共同安全分署雷伯爾，在全台灣十六個代表鄉鎮做農業調查，用他的調查報告作執行台灣農村建設的參考。

森林資源的航測調查，蔣夢麟也請專家辦理，結果是：(一)台灣的林地面積約為一九七萬公頃，非林地面積約為一六〇萬公頃。

一九五六年農復會中美兩國委員五人一同去日本考察農業及鄉村教育，作為中國農村施政依據與比較。(二)一九五八年蔣夢麟出任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推動水庫興建工作，於一九六四年六月石門水庫興建成功，成立石門水庫管理局隸屬台灣省政府。(四)一九五九年蔣夢麟邀約台大、香港大學的經濟、政治教授多人調查台灣的農業經濟，由港大學者提出一份調查報告供施政參考。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蔣夢麟主委親自主持「進步中的台灣農村」雜誌創刊了。蔣夢麟認為台灣的農村改革與建設，如與對岸（中國大陸）比較，台灣數年內的努力，實為用一個非共產主義方式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獲得成功的例証。

一九六一年農民節，蔣夢麟向國人呼籲希望大家本著節約、儲蓄、節育、教育等目標奮發努力並從事建設鄉村建設工作。蔣夢麟提出具體數據說：當時的十二歲至二十二歲不在校的農村青年（包括男生與女生）共有一二〇萬人，他們和他們正在台灣農村從事生事建設性的工作，這一二〇萬青年男女，正是國家的最大財富。

### 恂恂儒者為人謹厚

總括蔣夢麟的學術見解是：中國文化之所以巍然屹立在現代，是中國人自身能夠吸收新的外來文化與適應新的環境，現代學者常有新儒學一詞的出現，蔣夢麟為了解釋這

## 聖文風流人物

萬墨林等著  
定價台幣貳百元

本書係萬墨林、張源、王培堯、丁兆豐、田維平、張或弛、劉半農、商鴻逵等著。要目有：民國四大美人、徐志摩四角戀、蔡松坡鳳仙戀、喜豔親王劉喜奎、藝壇奇女子——劉喜奎。樂蒂、末代狀元三角愛、坤伶主席新豔秋、寶金花本事全文、洪狀元煙台舊事等篇，內容精彩，老少各界咸宜。二十五開本，三百四十一頁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歡迎購閱，郵撥帳號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

一名詞，他舉例作過下列的分析：

蔣夢麟以佛教為例。他說佛教起於東漢，至唐代才大盛起來，經過東漢到宋朝八九百年的沿襲，佛教才變成中國自己的思想與原有儒家道家思想共存到現代。北宋時的宋儒，是原有儒家思想受佛教影響而產生的一種新思想，把國人固有的思想改變了，所以近人把宋儒叫成新儒學。

依蔣夢麟分析：我們現在稱宋儒明儒之學為新儒學，其實新儒學共有兩派：一派以固有思想為主，受佛教思想影響較輕，這一派叫程朱學派；程是程顥、程頤兄弟，朱是注四書的朱熹。另一派以宋人陸象山、明人王陽明為宗承，稱陸王派，這一派受佛教思想影響較重，所含傳統思想較輕，可以說，陸王派對外來佛教思想與中國原來儒家思想是並重的。

蔣夢麟對兩派所作的比較是：程朱派較

為側重儒家思想，陸王派到了明朝，受了禪宗思想影響，佛教思想格外濃厚，兩派學者彼此互相詆毀互相傾軋。蔣夢麟說：「其實陸王與程朱兩派，都同受佛教影響，不過有輕重之分而已」，他對宋明新儒學下的結論是：「我這本新潮要講的，是中國文化因受外來文化影響所生的種種變化，我們從歷史上知道每次外來文化輸入後，經過一段相當時日就會產生一種新的文化來，這就是進步」。

近人推崇蔣夢麟在中國前輩學者中的學術地位僅次於蔡元培，這是對的，蔣夢麟對新儒家所作的比較與分析也是很得體的，他還把新儒學與傳統儒學的差別告訴了青年人，使他們恍然大悟什麼叫新儒學。